

关于研究新民报的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編

1957. 12

042843
目 录

(一)

站稳立場, 根除錯誤·····	“新民报”社論·····	1
接受鞭策, 努力前进!·····	“新民报”社論·····	2
檢查我的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綫·····	赵超構·····	4
新民报的經驗教訓証明了王中論点的危害性·····	赵超構·····	17

(1957年8月9日在上海新聞工作座談会上發言)

司法机关的巨大成績不容抹煞

司法工作者痛斥右派反动認諗	22
司法工作“牆”高“溝”深	32
上月浙江鳴放报道失实, 本报檢查工作糾正錯誤	35
“放”、“鳴”風还没有吹到浙江	42
从葛嶺瞻望杭州城的城牆	張林嵐 44
批判一篇錯誤的报道	“新民报”社論 51
从徐匯区政协会議报道錯誤的檢查	

进一步看右派分子的狠毒手段·····	梁維栋·····	53
是打击, 还是帮助?·····	梁維栋, 何堯德·····	57

——記徐匯区政协会議的軒然大波

糾正报道戏剧界爭鳴情况的錯誤·····	“新民报”編輯部·····	62
批判戏剧报道的錯誤·····	“新民报”社論·····	68
“人艺”一片欢呼声·····	歐冠云·····	69
从5月份本报新聞标题的錯誤檢查我們的		

資產階級新聞觀點·····	“新民報”編輯部·····	72
5 月份本報副刊一些錯誤的初步檢查·····	“新民報”編輯部·····	75
種種阻礙是人为 新聞記者苦悶多·····	“新民報”記者·····	80

(二)

滅絕天性的爸爸·····	金 鵬·····	86
她在轉變中·····	吳承惠·····	90
“做紅娘”做出偏向·····		94
到底誰是最糊塗的人?·····	劉伯祿 馬 藍·····	95
“姑娘忽然變男人”·····		101
“見鬼”的人認了錯·····		102
甲魚會叫並不希奇·····		103
英國新聞人物唐生飛抵北京·····		104
“火神老爺”暴露真面目·····	千 里 千 年·····	105
“一只老鼠兩個頭”·····		107
捉蛇能手和他的“蛇店”·····	許孝云·····	108
情書 判決書		
紙薄 郎情薄·····	吳承惠·····	109
獅子姻緣·····		113

(三)

批判我的“隨筆”在前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	林 放·····	115
誠懇地要求幫助·····	林 放·····	126
自我改造的新的出發點·····	林 放·····	128
欠債是要還的·····	林 放·····	131
“從何說起”! ·····	林 放·····	131
“基本上”之減少·····	林 放·····	133

声明和解釋·····	林 放···	135
“片面”三題·····	林 放···	137
續“片面”三題·····	林 放···	139
接受秦昆同志的意見·····	林 放···	141
一篇功德無量的文章·····	林 放···	142
新春開筆·····	林 放···	143
微末的歌頌·····	林 放···	144
沒有毒！·····	林 放···	145
公事公辦以外·····	林 放···	147
同志和朋友·····	林 放···	148
人民之內，皆朋友也·····	林 放···	150
話說“老朋友”·····	林 放···	151
短命文章·····	林 放···	153
這也是“屁股”問題·····	林 放···	154
時然後婚·····	林 放···	156
“三岔口”式的爭鳴·····	林 放···	157
“費厄潑賴”可以施行了！·····	林 放···	158
疑心生暗鬼·····	林 放···	160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林 放···	161
說“壓力”·····	林 放···	162
從放心到放手·····	林 放···	164
春 寒·····	林 放···	166
“擋不住”論和“三無”主義·····	林 放···	167
一片新綠·····	林 放···	168
于法無據·····	林 放···	170
不可一日無此花！·····	林 放···	171
縮小這個剪刀差·····	林 放···	173

“不典型”的“問題”	林 放	174
小題大做	林 放	176
黨員受到“压力”？	林 放	178
“滾”非佳兆論	林 放	178
拆牆先要拆架子	林 放	180
“幫”錯了	林 放	181
先鋒何在？	林 放	182
沒有圈圈	林 放	184
地区差价和批零差价	林 放	185
拥护党！	林 放	187
四明堂事件	林 放	188
土官僚	林 放	189
談人事科	林 放	190
自傳及其他	林 放	192

(一)

站稳立場 根除錯誤

“新民报”社論

本报昨天和今天先后發表了兩篇重要的新聞报道，一篇是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談会，揭發、批評了5月19日本报报道的民盟司法座談会上某些反社会主义謬論；一篇是报道中共浙江省委領導“放鳴”的情况，糾正、批評了5月20、21日本报所登关于浙江文艺界鳴放情况的錯誤报道。我們現在所揭露的，只是在人民日报發表報紙評論“文匯报在一个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后，我們編輯部初步檢查版面时發現的兩篇錯誤显著严重的报道。目前編輯部的檢查工作正在繼續深入进行，在新聞同業和广大讀者的帮助下，在我們積極参加反对右派的斗争、逐步提高認識的基础上，我們一定要把其余一些新聞、标题、文章中的缺点和錯誤，也清查出来，予以糾正。

从北京、上海等地新聞界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來，資產階級的新聞观点，並沒有在1952年新聞界的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后完全克服。以新民报來說，近年来受到“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虽然开始摸索出了一些办晚报的經驗，在版面上作了一些改进，受到讀者的欢迎，但是与此同时，我們因为反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資產階級新聞观点的警惕，因为強調晚报特点而相对地模糊了社会主义報紙的共性和基本方向。这使我們在過去一个时期中走了一段弯路，犯了一些錯誤。

在党开展整風运动以后，由于我們片面理解鳴放，表現了立場不穩，是非不明，对某些錯誤言論和不符合事实的批評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因而在报纸上不止一回的出現了“表現資產階級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动性的报道”。現在所揭露的，不过是其中較严重的兩篇，这里的檢查也是很深刻的。在当前激烈的反右派斗争中，發現了这些錯誤，更加重了我們对党和人民負疚的心情，我們迫不及待的要把初步的檢查先公之于讀者面前，表示我們根除錯誤的誠意和决心。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全文發表，使我們的眼睛亮了一点，增加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我們对社会主义事業的政治責任心。我們根据自己的痛切經驗教訓，深深覺得根除資產階級新聞观点，是把社会主义报纸办好的先决条件，面对着充滿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现实生活，我們更須迫切做好这个課題。我們預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講話，更加積極地参加斗争，“边学习，边斗争，边檢查改进”，揭露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观点，在斗争中鍛煉自己，站穩社会主义立場，办好人民的报纸。

讓我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克服缺点，不断前进！

（1957年6月25日）

接受鞭策，努力前进！

“新民报”社論

人民日报昨天發表的題为“文匯报的資產階級方向应当批

判”的社論和关于新民报檢查資產階級新聞观点的报道，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檢查報紙和糾正錯誤的工作，寄予期望，給以策勵，我們全報社同志讀了之后，感愧交集，不能自己。

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論和6月14日的報紙工作評論，是兩篇很重要的文章，是黨對我們新聞工作的剴切的指示，尤其是对我們这样的、在宣傳工作中犯了严重錯誤的報紙工作者，意义更为深刻。我們深深覺得黨的批評是严肃的，但又是寬厚的。我們把这种严正的批評看作一种鞭策。我們決以贖罪的心情，積極參加斗争，徹底改正錯誤，為人民的事業立功。

到現在为止，不論那方面，我們所做的都还不够：我們陸續揭露出來的許多錯誤，還沒有来得及一一深入批判；从办報思想上來說，我們反对資產階級新聞观点的思想斗争，还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我們体会得到黨的期望是十分殷切的，我們要在黨的教育下，更好的改造自己，要更積極的工作，爭取把新民报办成一張社会主义的報紙。

讀了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論之后，我們覺得有責任再一次向讀者報告改进報紙工作的情况：我們報社內部最近正在學習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这次學習是联系实际的，就是說我們是在提高認識、提高覺悟的基础上，一面積極投入反右派斗争，努力改进宣傳报道工作；一面逐步深入檢查報紙，認識錯誤，糾正錯誤。編輯部負責同志組成的檢查組和全報社群众性的檢查工作，已經相互結合起来，再加上广大讀者的帮助，我們一定可以把錯誤全部檢查出来，向讀者作出交代。

（1957年7月2日）

檢查我的資產階級的辦報路綫

趙 超 構

根据我这一年来的報紙領導工作，对我的資產階級辦報路綫，作如下的檢查，請同志們幫助。

在“反教条”的名义下复活資產階級的辦報路綫

一年以来，我是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辦報的。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的核心小組中，我的發言中就認為：“就目前的報紙工作來說，主要的敌人是教条主义，还不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容易識別；教条主义却能够吓人，不易識別。所以，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

这一节話不但暴露了我对于“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这一个道理的完全無知，并且也暴露了我实际上是根據資產階級的观点來辦報的。今年5月，我總結了新民報一年来的工作；在總結中，我虽然把“政治宣傳，指導当前的斗争和工作”列为晚报基本任务的第一項，但是又提出晚报在“指導斗争，指導工作”这个任务上只好“量力而行”。我曾經認為这个任务主要應該由解放日报來担任，因为它是市委的机关报；晚报的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不上党报，所以只能量力做一点。我又認為党报是一张权威性的報紙；晚报則是通俗化的報紙，只能对日报起配合的作用。所以只好量力做一点指導性的工作。同时我又認為晚报不可能像党报那样登很多的工作經驗介紹，以及具有指導性的新聞消息。这些編輯方針上的决

定，就表明了我对党的政策宣傳缺乏兴趣；以反教条主义为名，排斥报纸的指导性和思想性；不准备努力创造条件来貫徹党的領導来加强报纸的指导性，而以“量力而行”为借口，有意削弱报纸的指导性，降低报纸的思想水平，日益离开社会主义报纸的根本的方向。由此可見，我的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报纸最根本的东西，也就是反对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宣傳。正如7月20日的解放日报社論指出有两种反教条主义：一种反教条主义是为了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傳工作做得更好，另一种是为了取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傳。前一种反教条主义的立場是正确的，而后一种反教条主义只不过是借反教条之名来傳播資產階級思想，这是右的立場。毫無疑問，我的“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思想和論調，是跟那些从右派立場上反教条主义的論調是气味相投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在新聞工作上的資產階級观点，对右派分子篡夺新聞領導权的陰謀活动起了声援的作用。

从資產階級的办报观点出發，我在宣傳會議核心小組的發言中，又把我們报纸过去掌握稿件的一些标准罗織为十来条“清規戒律”而加以怀疑。又对解放以后的新民报版面作了不正确的估計，認為过去新民报版面是教条主义占优势的。这就抹煞了解放以后过去几年党委領導新民报的成績。而跟右派分子所惡意叫囂的“报纸上一片教条声”的污蔑声調相呼应。

一年以来，我不仅用資產階級的观点来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以資產階級的观点来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于新聞工作之中。我对于鳴放的理解，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观点的，一味鼓吹無条件的大鳴大放，却避而不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在我的言論工作中表現得最为显著，已有專文檢查。这里談报纸工作：今年5月，我在报社做了一个总结，

用十分肯定的語氣，說新民報是符合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認為不論從擴大報道面，增加花色品種和整個報紙的言論傾向來看，都是符合鳴放方針的。在宣傳會議上，我也還肯定新民報不是毒草。但是事實證明，恰恰就在前一個時期，正是新民報犯錯誤最嚴重的時期，特別是我在言論工作上的資產階級方向最鮮明的時期。早已脫離了黨的鳴放方針而還自夸為符合黨的方針，這就充分暴露了我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是怎樣的嚴重了。

削弱了黨對報紙的領導

從我的資產階級辦報的觀點出發，不可避免的就在工作上離開黨的路綫。表現於我的錯誤言行的有這幾件事：

（一）今年2月，市委宣傳部召開報紙工作座談會，市委宣傳部負責同志作了發言。一方面肯定了一年來上海各報改進工作的成績，同時指出加強報紙的思想性指導性的重要。這個發言是全面性的積極性的；對各報有鼓勵亦有所期待，總的是肯定成績，亦有所批評。這個發言體現着上海市黨委對各報的領導和指示。當時我就把發言中的思想性跟教條主義混為一談，表示憂慮。就在这个座談會中，上海市的幾位同業對新民報的熱中於搞趣味性問題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和風細雨的批評，我也把他們的意見當作教條主義的批評來看待，不能虛心的听取同業的熱烈幫助，反而表示抗拒的態度，說什麼“教條主義又回來了”。在這個時期，已經露出了我的盲目驕傲自滿情緒和脫離黨的辦報路綫。

（二）今年上海市開宣傳會議的時候，我的驕傲自滿情緒和資產階級辦報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正從北京開宣傳會議回來，抱着對鳴放方針的一孔之見，自以為已經全面懂得

了。同时在报纸工作座谈会之后，报社内部的青年同志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报方针，提出了加强思想性的要求；这些愿望和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我却错误地反认为是青年同志的“思想混乱”，并且认为这个“混乱”是报纸座谈会的不良后果。骄傲自满的情绪、资产阶级地理解鸣放方针，把我向错误的方向更推进一步。在宣传会议的核心小组上，认为2月间那一次座谈会不能体现中央的“放”的精神，认为那一次座谈会的结果是“收”；我并且无根据的怀疑那一次座谈会是不是从文艺界吹到新闻界的教条主义的風。所有这些言行，表白了当时我的办报思想不但离开了党委所指示的路线，并且进而跟党的领导思想相抵触了。至于说2月间的报纸工作座谈会是“收”不是“放”，那更是对于党的方针的怀疑，对于党的负责同志的诽谤。

（三）脱离党的领导思想，也表现在我对党报的态度上。一年以来，我在报社经常地片面地强调晚报的特点；强调标晚报之新，立晚报之异；很少提倡同志们学习党报的报道方向和言论方向。在工作总结中，也仅仅提到不要把晚报办成跟党报一模一样的一面，却避而不谈党外报纸应当向党报学习社会主义报纸的共同方向，应当长期的不断的学习党报的传统，应当首先体会党报的立场观点，然后才能结合自己的特点来完成自己的宣传任务。在这些地方，也反映了我在工作上已经脱离党的路线。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就必须以党的思想作为报纸的灵魂，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事实上，要不要党的领导，也是区别社会主义报纸和非社会主义报纸的关键性的标志。如上所述，由于我在一个时期内脱离党的领导思想，或多或少的削弱了党对报纸

的領導，削弱了社內的黨員負責同志對版面的領導，因而使得我所負責的報紙在一個時期內轉向右傾，脫離了社會主義的軌道，出現了一批資產階級方向的報道和言論。對於這些資產階級方向的言論和報道，已分別有專文檢查，我是應當負主要責任的。

資產階級的純技術觀點

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報紙工作中的一切技術，都是為的表現正確的政治內容。技術是為政治服務的，以表現政治內容為目的的。但是在這一年來我的報紙工作中，卻推翻了這一個黨的辦報的根本原則。一年以來，我在新民報的工作是費盡力氣搞特點，搞風格，搞所謂“短、廣、軟”三個口號，一切的一切，為的是技術。而對於如何表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內容，如何提高報紙的思想性和戰鬥性這一個有關社會主義報紙的最根本的問題，則很少關心。在5月間做的工作總結中，在宣傳會議上的發言，雖然也提到任何報紙都要宣傳黨的思想，要有求同的一面，但是我所最關心的而不惜以全力追求的，則仍然是突出晚報的特點和風格的一方面。

但是，報紙事實上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斷然離不開政治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搞工人階級的政治，就必然會出現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不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就會出現資產階級方向의思想和言論。我的片面、孤立地談特點，談技術，結果就推翻了社會主義報紙的“政治第一”的原則，削弱了社會主義報紙的作為階級鬥爭武器的性能，結果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大開方便之門。片面強調技術的另一結果，也使技術走入邪路，使得編輯部費盡心血於版面的生動花巧，吸引讀者，從純技術的觀點調配稿件。對於如何運用技

術，更好的宣傳黨的政策，表現重大的政治內容，有計劃地報道當前國家最重要的工作，往往無能為力。

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指出：“黨外報紙當然不應當辦得和黨報一模一樣，應有它們自己的特色。但是，它們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和其它報紙一致的。”這一年我在新民報的工作，卻不分主次，把“求同”和“存異”相提並論，等量齊觀。沒有認識到任何報紙如果失去共同方向，那就是根本性的立場上的錯誤，而特點，對於共同方向來說，畢竟是次要的，從屬的。特點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報紙的共同方向，離開共同方向孤立地談特點，就會使報紙在政治上轉入迷途、喪失立場。回憶這一年我的工作，走的正是這一條損傷了社會主義報紙的最根本的東西的機會主義的道路。

專家辦報思想的抬頭

從脫離政治的純技術觀點出發，我自然相信了內行人辦報之說。

整風期間，在報社內部，在宣傳會議上，我都發表過這樣的意見，認為我們單位里的黨群之間，並沒有什麼牆和溝，只有內行與外行之別。黨員有內行的也有外行的，非黨同志有內行的也有外行的。我們的矛盾不存在於黨群之間，而在於老報人同新生力量之間。

現在檢查，這種強調內、外行之說，實質上是專家辦報路綫的復活。這種說法本身是有錯誤的，它的影響也是不好的。

錯誤在於這個內、外行的說法，僅僅是從一些業務技術出發，完全忽略了政治要求。不錯，老報人在業務技術上總是有了一套經驗的，但是報紙是階級鬥爭的武器，正確的政治內容是最最主要的事情。從舊社會來的老報人如果不在黨的領導下進

行工作，如果不經過長期的自我改造，對於階級鬥爭這一門大學問，恰恰是十分外行的。認為單靠一點老報人的編排技術就可以办好社會主義的報紙，是十分錯誤的。

我的內外行的說法，在報社內部起了很不好的影響。其一是動搖了集體辦報、群眾辦報的方針。既然內外行是純以編排寫作技術來區分的，那末，技術水平較差的群眾和讀者，自然不便多過問辦報的事情了。對報社內部群眾的意見，時常輕率地表示拒絕以至於脫離群眾。這就對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使得社內的青年同志感到苦悶。其次，也使得社內的黨員負責同志在“尊重老報人”的願望之下，束手束腳，不能充分發揮政治領導和思想領導的積極性，不能貫徹黨的意圖，間接地削弱了黨對報紙的領導。

現在我認識到，對於辦報，真正內行的還是黨。在運用報紙這個階級鬥爭的工具上，在指示鬥爭的方向上，在運用報紙進行集體宣傳和集體組織的工作上，在領導報紙的思想，在調度報紙力量 and 社會力量配合各項鬥爭任務上，在決定每一家報紙的編輯方針上，都必須依靠黨的領導。所謂老報人，所謂技術上的內行或專家，也只有在不脫離黨的領導這個條件下，才能貢獻他的一分技術力量。

盲目提倡趣味

報紙的趣味問題，是過去一年報社內部爭論得較多的問題。我是比較地着重報紙要有益有味的，因而是熱心支持趣味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下面幾個錯誤。

一、我在社內曾把晚報的基本內容分為四項：1、政治宣傳，指導鬥爭；2、反映生活，指導生活；3、提供各種知

識；4、培养讀者的健康趣味。把趣味作为报纸的一項任务来提出，这就把趣味性摆在不适当的过高的地位了。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潑，有益有味，这是需要的。但是新聞报道上更重要的是真实性。談趣味不能伤害政治社会的真实性。离开政治观点片面的強調趣味，就助長了不从表现政治社会的真实情况出發，而从趣味出發的資產階級新聞观点。影响了我們的記者同志片面獵取趣味的新聞，而放棄其他有政治意义的新聞。影响了我們的編輯同志不从政治意义和政治实际情况来决定新聞价值，而从趣味观点来决定新聞編排。在紙面上形成脫离社会主义的政治傾向，引导讀者脫离现实的階級战斗。

二、錯誤还在于：我虽然把“政治宣傳，指导当前的斗争”列为晚报基本任务的第一項，但是又提出晚报在“指导斗争，指导工作”这个任务上只好“量力而行”。一方面热心于提倡趣味，另方面对指导性的兴趣不高，就更加助長了报纸的言不及社会主义、片面追求趣味的不健康的傾向。

三、我曾分析趣味为三种：有益的、無害的、有害的。我并没有努力爭取第一种思想性高的有益的趣味，却強調晚报可以容許“無害的趣味”。使得我們的报纸上出現了大量的所謂“無害的趣味”如風花雪月，琴棋書画之类的东西。由于这一类稿件的数量比重的过多过大，大大的削弱了报纸的战斗性。

总之，我在对待趣味問題上的主要錯誤，是在于夸大趣味作为新聞报道的不可缺少的屬性，动搖了“新聞是事实的报道”这一个普遍的真理，因而陷进了“趣味”成“性”的資產階級新聞学的观点。至于我所提倡的趣味事物的报道是否真是劳动人民所欣賞的趣味？我認为沒有趣味的，是否真是工人階級所不欢迎的，我就更少分析，更少考虑了。

追求資產階級的所謂“新聞自由”

在宣傳會議的座談會上，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報紙應該在黨委領導下發揮獨立戰鬥的作用”。

今天聯系到右派分子在新聞界的活動來看，這個說法是充滿着資產階級氣味的。

所謂“獨立戰鬥”，究竟跟什麼人戰鬥呢，當時的意思是要求擺脫業務機關對報紙的影響。沒有看情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報紙跟業務機關的關係是根本不同於舊社會的情況的。

今天報紙和業務機關，都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進行工作的。都只能受黨的統一指揮，為着共同的目标，建立協作配合的關係。同在黨的領導下而鬧什麼“獨立戰鬥”，這就意味着黨的事業的分裂。事實上對於任何業務機關的“獨立戰鬥”，最後的歸趨畢竟是對於黨的事業的損害。

“獨立戰鬥”的口號，是資產階級的虛偽的“新聞自由”的口號，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口號。是有利於右派分子的口號。

我的追求資產階級的虛偽的“新聞自由”的傾向，還表現在許多篇談記者工作的文章里。早在去年，我就以“文木”的筆名寫了一篇文章叫做“記者還要爭地位”。把新社會里本來不成為問題的“記者地位”問題，當作一個大問題來談。在這篇文章里，雖然也談到黨的領導，雖然也談到新中國記者要對黨的事業負責；但是整篇文章充滿着對於行政業務機關的埋怨對抗情緒，而強調記者工作的特殊性，強調“新聞記者有權利爭取自己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地位”。這篇文章的錯誤，跟上面所說的“報紙要發揮獨立戰鬥作用”一樣，忘記了新聞記者首先應當是一個忠實於社會主義的戰士，應當在黨的領導下作為集